



退楼从稿

张荣庆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退楼丛稿 / 张荣庆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434-6924-2

I. 退… II. 张… III. 汉字—书法—文集

IV. 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0751号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邮编 050061)
出 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72号号楼8层
邮 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www.songyafeng.net	
编辑总监	刘 峥
文字总监	郑一奇
责任编辑	张天漫
装帧设计	吴 鹏
印 制	廊坊市广阳区花园楼东南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18印张
出版日期	2008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6924-2
定 价	3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退
楼
丛
稿

张荣庆／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自序

我给自己搁书、读书、写字的房间瞎起了一个所谓斋号，曰『退楼』；又寒斋常看的书中有已故启元白先生的宏著《启功丛稿》一部，因借用其『丛稿』二字，拙著之取名《退楼丛稿》，就是这样来的。

启元白先生是当代硕儒，著述等身，声名烜赫；不佞则是庸庸碌碌平头百姓一个，虽然零零散散写过一些长长短短的东西，胡乱拼成一帙，充其量不过是一盘其味不佳的杂混菜而已。可见同是以『丛稿』命名，其分量之重轻，品味之高下，自当不可同日而语的。

要讲『科班出身』，我大学学的是建筑，而且有在京趴图版近二十年的经历。一九八四年转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干活，从此糊里糊涂丢掉专业，书法却成了我的本行。

书法这玩意儿，距离经国之大业甚远，古人一向是以小道余事视之的。即使在今天，对于写字，有些朋友可能把它看得很重，我则不过是顺手玩玩聊以自娱而已。但说来也怪，古人既轻看书法却又很爱书法，造就大家无数留给后世的诸多名迹不用说，即与书学直接间接有关的古代典籍一项，也可谓浩如烟海。倘把书法（实践和理论）当作一门学问，又能够钻进去，就会发现别有洞天，可做的文章很多，也是很有意思的。

做学问这一块，不佞才学浅陋，涉足甚浅，还是初学乍练的小学生。启功先生是我最为敬重心仪的榜样，当然也从许多卓有建树的前辈学者以及同辈乃至年轻朋友们身上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我这本书实在是零七八碎，不成系统，称不上什么著作的。里头好多文字，类同鸡肋，食之无所得，弃之又觉可惜，曹子桓所批评的『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佞也未能免俗。但孤芳自赏是不算数的。所以看到这本书的朋友，倘予纠谬指正，多有以教我，则不胜感忱矣。

今年四月十八日，将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中国美术馆编了一套系列作品集，其中也有我的一本。文字的书，拟出两本，其一即此《退楼丛稿》；还有一本，系汇集朋友们批评我的文章，门下李有来君正在编，取名《退楼风景》。此外，去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我的艺术工作室，招收三十一名学员入学。同学们亦集体编就一本《张荣庆书法艺术工作室教学实录》。在此顺便也向读者朋友们作一汇报。

张荣庆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 于香堂山居

目录

考据文字

王羲之升平五年卒说献疑——与王玉池先生商榷

008

赵孟頫世系考（外二则）

015

王愔《文字志》考略

023

就《唐书魏风的〈于府君墓志〉》与赵君平先生商讨

040

〔附〕：唐书魏风的《于府君墓志》 赵君平

041

读《简毫与长毫》与王学雷君商榷

042

〔附〕：简毫与长毫 王学雷

044

评论文字（一）

由蒋维崧先生的言说想到的

046

〔附〕：以学驭书——关于蒋维崧先生书法学科体系的对话 白爽

049

沾溉之功 终身受用——谈谈我学书所得启元白先生之教益

052

《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沈鹏卷》后序

060

《吴善璋书法作品》序

063

一个追寻古法的成功范例——关于孙晓云的话题

067

一九九九年《兰亭序》国际学术会议·黄惇、李郁周、

074

李慧闻、白谦慎、刘恒五人论文评论

074

乱弹——关于时下书坛创作及其他

077

评论文字（二）

书坛散论

082

《书法热》中之思考

085

五届中青展评选之我见

087

评《河北省中青年书法家精品展》

090

第二届中国书协《兰亭奖》艺术奖评委谈

096

帖学五人谈

097

关于书法的品评标准之私见

100

评论文字（三）

名家也是平常人——沈鹏先生面面观

104

刘文华的书法世界

106

刘洪彪书法

108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哲成书展观后感记

109

辽海新秀董文广

110

陈浩书法篆刻展观感

111

对耀仁留京的期望

112

胡秋萍书法小议

113

师宗羲猷 入古为新——评刘月卯及其书法

115

秋水文章不染尘——傅国钦老人京城书展观后感

117

《孙伯翔书法展》研讨会书面发言

120

蒙斋先生印象——在《林鹏草书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120

情近翰墨 卓然成家——漫话樊习一先生其人其书	122
壬午新春致友人张天弓函	124
文质相含 澹泊自守——张世刚书品小议	124
黄牛力耕何时闲——书家宁兰智印象	127
在『纪念舒同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128
在『刘炳森先生逝世两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	129
序跋题识 (一)	
《中国历代皇帝墨迹选》前言	132
《刘洪彪四十岁墨迹》序	134
〔附〕：『刘洪彪五十岁墨迹』对话录	137
《丁振来书法集》序	143
《马东生印集》序	144
健者之旅——《高信峰书法集》序	145
《蔡孝斌书法作品集》序	147
《历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历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获奖作者书法集》书前的话	148
《历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历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获奖作者书法作品集》编者的话 张荣庆 王学岭	151
《李有来书画集》序	153
鲁公后人的风采——《颜振卿书法艺术》序	156
《赵军湛书法集》序	157
《华宝雅集·北京二十二入书法展作品集》序	159

一位银行家的艺术足迹——《王希坤书法作品集》序	161
《宋志贤书法集》序	164
英姿风发 后生可畏——《杨梁相书画作品集》序	165
故友的怀念——《师徒书画遗作集》序	166
切人恰当 事半功倍——《王春新书法艺术》序	168
精致与完美的追求——《王学岭书法集》序	169
《中国当代书法名家新作·陈扶军卷》序	173
《黄金元书法艺术》序	174
《何俭书法集》序	175
序跋题识 (二)	
王觉斯《琅华馆帖》题后	178
《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董美人墓志》跋	178
《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小麻姑仙坛记四种》跋	179
〔附〕：风景这边独好——评《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	180
接建峰藏孙晓云手书《先贤论书》长卷跋	182
接建峰藏林剑丹书《滕王阁序并诗》长卷跋	182
书谢在杭论书并识 (二则)	182
范东琴《学书心得》题后	183
陈春思书《唐诗三百首》长卷跋	184
李天池藏《汉楚襄王刘注告来者铭刻石》跋	184
河东卫俊秀先生书《书城有乐》手卷跋	185
吴占良小楷《金刚经》跋	185

贾起家书《离骚》长卷题后	186
自书小品识语	186
退楼识小（五则）	186
书谢在杭、启元白论书并识	188
自书不规则形小品识语	188
书黄山谷《论书卷》并识	188
李有来书《前贤题梅诗》手卷题后	189
王学岭楷书《夫子庙堂碑》题后	189
临《蜀素》十五行题后（二则）	190
《香堂雅集》后记	190
书《却扫编》东坡轶事二则并跋	191
跋樊习一草书《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长卷	191
张宇楷书《祭朴老文》题后	191
书《五柳先生传》并跋	192
书米元章《跋秘阁法帖》后	192
书小品前人论书语后	193
自书《清斋密友》并识	193
书《姑溪居士集》二则并跋	193
书陶渊明《饮酒》后	194
书残纸小品东坡论文并跋	194
书《宋景文公笔记》一则并跋	194
书前人论书四则并跋	195
书张宗子《与何紫翔书》并跋	195

书小品杜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后	196
自书小品并跋（三则）	196
书《东坡题跋·杜介求字》并跋	197
东鳞西爪钞题后	198
自书《弘扬兰亭精神大六屏》题后	198
随笔文字	198
学书自白	200
砚边琐谈	201
退楼碎语	205
《林鹏、张荣庆回乡书法展》开幕式致词	207
丁亥上巳《大兴雅集》笔会致词	208
坚持入古 精益求精——就学书的若干问题答友人间	209
浅谈《集王圣教序》之临摹	216
社交和书画题款中的称谓与谦词	219
再谈社交和书画题款中的称谓问题	222
〔附〕：关于“称谓与谦词”的两封来信 吴栋梁 刘夜烽	224
旧文二篇	224
汉字与书法	230
秦汉碑刻五十六种叙录	247
艺术年表	281
后记	287

考据文字



王羲之升平五年卒说献疑

——与王玉池先生商榷

【荣庆按】：此篇考据文字刊发于《书法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四期。同期刊发王玉池先生《就王羲之卒年等问题答张荣庆先生》一文（不录）。后来又找到若干相关材料，尚未整理成文。总之，这个问题似不能一家说了算。学术问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一

平时与王玉池先生交往较多，可算是老朋友了。知他近来正致力于王羲之研究，成果卓著。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至为重要，但是有关这位声名烜赫的《书圣》的可资研究的材料尽管很多很多，其生卒年代问题却始终是个谜，这不能不使许多书法史家深感头疼。最近，王

王逸少像



先生又发表新作《王羲之的生卒年代可以确定》（见《书法导报》总五〇期，第三版，以下简称《王文》），读来颇觉有意思。一个千余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似被王先生一锤定音、彻底解决

了。倘果真如此，那可是着实令人神往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细观王文，殆完全沿用徐邦达先生《王羲之生卒年岁旧说的评议》（以下简称《徐文》）的材料和观点^{〔1〕}。徐文力主唐张怀瓘《书断》说，即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三〇三年），卒于晋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2〕}；其反对《旧说》实仅指清鲁一同《右军年谱》之说，即生于晋怀帝永嘉元年（三〇七年），卒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三六五年）。王文从徐而驳鲁，所不同的是，王先生又举出他认为是一八十年代《重新发现》的两份材料——梁陶弘景《真诰·注》和隋僧尚杲（按《杲》，王文误作《果》，或系错排）《瀑布山展墓记》^{〔3〕}——来佐证张怀瓘说之确凿无疑。王文最后声称：『如无新的、更硬的相反材料发现，个人认为，已无再讨论的必要。』笔者才疏学浅，平时未曾留意这个问题。及见王先生做出如此肯定的结论，于是也就注意起来。于是，自然也要翻翻书，也要略事思考。翻检思考的结果，便形成拙文的三点意思：

（一）我以为，事情大概并非王先生所说的那么简单。关于王羲之的生卒年代，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现在或者将来，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二）随手翻检出一点儿史料，竟又引出新的问题。这新的问题，既可否定鲁说，似又足能推倒徐、王之说。

（三）王文引用陶弘景《真诰·注》中有关王羲之卒年材料，是不是一八十年代以来《重新发现》的，也值得商榷。

二

王文前半部分所谈三个问题，皆取徐文材料与观点，以批驳鲁说之

非。细嚼此段文字，觉得王先生自己发挥的一些话，语意含混不明，甚至还出现自相抵牾之处，此其一；其二，也是拙文之主旨，即着重与王先生讨论一下王羲之的卒年问题。

（一）关于鲁《谱》引《王右军集》（含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内）所谓《桓公以江州还台帖》。其全文应为：

『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四〕}

徐、王二先生指出，鲁一同错以『桓公以江州还台』断句，极是；因为下句『选每事胜也』是念不通的。问题还不在这儿，关键是『桓公』指谁，『江州』是地名还是人名的代称。

考南朝末刘义庆《世说新语》，称『桓公』的有两个人——桓温、桓冲、桓玄。温、冲是胞兄弟，与王羲之同代：玄为冲之子，与王献之同辈，可排除。鲁、徐、王三氏皆以『桓公』指桓温，我则以为此处之『桓公』，盖指桓冲为是。这可以《晋书·孝武帝纪》一段记载为证：

宁康元年二月，大司马桓温来朝。

秋七月己亥，使持节、侍中、督都中外诸军事、丞相、尚书，大司马、扬州牧，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庚戌……以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州刺史、镇姑熟。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上文《桓公帖》中之『台选』是什么意思。

查《辞源·台选》条谓：『系台官中合格的人选。』那么台官是什么样的官呢？《辞源·台官》条释：『汉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故后世以台官为尚书或御史的别称。』晋时尚书、御史办公的地方称尚

书台、御史台（隋唐改台为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和监察机关，尚书和御史都是朝廷中掌实权的官员，任免极为慎重。单就尚书台来说，其首长是尚书令、左右尚书仆射为副，其下又有吏、礼、兵、工、刑诸部，皆称尚书。台官之上，还有丞相、太尉、司马之职，即所谓『三公』，都是官阶很高的虚衔。但倘位居『三公』复兼尚书之职，那就权势很大了。比如桓温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既是丞相、大司马，又是尚书，即兼主尚书台事，权威之隆重，可想而知。

宁康元年二月，桓温虽曾『来朝』。但他作为位居『三公』的权臣，自与『台选』毫无干系。据《晋书》、《资治通鉴》等书记载，桓温随着权力日增，炙手可热，早有篡夺异志。是时，桓温自姑熟还都，屯兵新亭，欲借机诛灭异己，废掉孝武帝。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欲杀之。王坦之吓得倒执手板，汗流沾衣，而谢安却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巧妙地打破了桓温的计划。桓温一气之下，回姑熟，不久就于这年的七月染疾而死。桓温死后，其弟桓冲由江州刺史提升换任。《晋书》卷四十四《桓冲传》载：『（冲）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死。孝武帝诏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假节。』『假节』，就是带着皇帝授予的符节前去赴任的意思。此处盖明言桓冲曾经还都无疑。桓冲与他哥哥不同，是一位尽忠晋室的人，当时曾有委其朝廷重任之议，但被谢安否了，仍派外职，累迁至车骑将军，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与谢安一起，荣立汗马功劳。桓氏兄弟，人品各殊，王羲之所推许的人，自然是桓冲而断非桓温。

但王玉池先生附和徐先生说法以帖中的『江州』为人名的代称，并

安在曾作过江州刺史的庾冰头上，则未免有强拉硬拽之嫌，有晋一代，作为江州刺史的何止庾冰一人？退一步讲，如徐文所引《晋书·庾冰传》：『献皇后临朝，征冰辅政，冰辞以疾笃，寻而卒，时年四十九』云云，其实庾冰并没有还都，何『台选』之有？

综上所述，假若王羲之曾对桓冲所作评论成立的话，那么王羲之起码在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七月之前还活着，这一年是公元三七三年^{【五】}。

（二）王文云：

鲁氏以郗昙、王敬仁、许询（玄度）卒后，羲之尚有议论，断定羲之。『不当与重熙（郗昙）同年殂谢矣。』此说亦难成立。三人之中王敬仁（即王修，徐先生误为王洽，鲁氏是否错植，不得知）死于升平元年（三五七年）。故《世说》此条应在升平元年以前，与王羲之死期无关。郗昙死于升平五年（三六一年）正月，见于《晋书·穆帝纪》。以该年来说，死期甚早。许询死于何时，史书不载。假如他亦死于该年。并死在羲之前。『右军为议论更克』有何不可？郗昙在该年正月死后，鲁一同不准王羲之再在该年死，实在没有道理。晋人多短寿，一年死数人之事常见。故此说亦难成立。

这段文字粗看似乎颇为占理，实则与鲁《谱》所云出入甚大，意思反而不明，这尚且不说：单就王先生所论，实乃自相矛盾。为便于把问题弄清楚，兹先录鲁《谱》于下：

再考郗昙卒于升平五年，而《郗传》载，自昙卒后，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诃，俱栖心绝俗，修黄老之术^{【六】}。

《世说》载，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议论（按

原文为议论）更克。孔岩诚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按见《世说新语·规箴》）详其岁月，许后昙卒，王羲之又后许，优游盛于当年，周旋称其畴昔，进退相准，不得与重熙（按即郗昙）同年殂谢矣。

鲁《谱》举这两份史料，是相当有分量的。鲁氏的思路很清晰，其主旨是在肯定王羲之后于郗昙、许询（字玄度）而谢世。郗昙既卒于升平五年（三六一年），许询死于何时，虽史无明载，但总可以为他所认定的羲之卒于兴宁三年（三六五年）作注脚，因为《世说新语》分明讲到许询亦先于右军而亡。

王先生则是以王羲之卒于升平五年为前提，照他的说法，郗昙既死于该年正月，『死期甚早』，所以许询必须接着在该年死，而且王羲之必须死在最后才合适。王先生一面讥笑『鲁一同不准王羲之再在该年死，实在没有道理』，但遗憾的是，他自己同时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试以上述王文与鲁《谱》略作对照，即不难看出，王羲之议论的是业已作古的王修和许询，并不包括郗昙，这姑且不论。二人（不是三人）之中，王修死于升平元年（出《书断》，姑从其说），也没有问题。但王先生：『故《世说》此条应在升平元年以前，与王羲之死期无关』云云，就大有问题了。升平元年以前，王修尚在世，羲之断无『议论』之理，疑此处『升平元年以前』，应为『升平五年以前』（恐系误排）。好，我们权且按照王先生说法，右军的议论是发生在升平五年以前的事，这就

是说，王先生等于承认许询在升平五年以前已经死去；可是，后边紧接着王先生却让许询在升平五年的某个时候又死一次，这可真是：「实在没有道理」了。

（三）鲁《谱》云：

相传《十七帖》云乃逸少与周益州，历代鉴别，殆无异论。中一帖云：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以为厚幸。』益州名抚，镇蜀二十年（按据史载应为三十年）。卒于兴宁三年六月。据此则『年垂耳顺』正五十九岁。逸少之卒则不得至兴宁三年之后矣。

按，周抚，《晋书》无传。其卒于兴宁三年，见之于《晋书·哀帝纪》，但不知终年岁数。此帖仅表明周抚长于羲之十一岁，书于何年，根本无法确定。鲁一同强以此帖书于兴宁三年，周抚死了，还拉羲之同年死，固属荒谬不经。而王先生所说：『如羲之书写于升平五年（三六一年），年五十九岁，时周抚年七十岁，有何不可？』也不过假定而已，缺乏充分而必要的依据。

根据目前接触到的材料，我的初步看法是，王羲之非但升平五年没有死，兴宁三年也没有死，如前所述，宁康元年（三七三年）七月以前，他依然健在，甚至还可能更靠后一些。

今有三处材料可为佐证：

第一，《晋书·郗愔传》：

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俗，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

又唐许嵩《建康实录·郗愔传》：

愔字方回，高平金乡人，太尉鉴长子。善隶书。常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玄度等栖心绝俗，十许年。

从以上材料得知，王羲之在升平五年郗昙去世以后，与郗愔、许询等有过十来年的交往。

前述已知，逸少卒于许询之后，故许询在王羲之诸交游中是一位比较关键的人物。

第二，考《晋书》，许询无传。关于许询的生平史料，散见于《世说》及刘孝标注，还有《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许徵君《自叙诗》李善注等处。唐许嵩系许询后人，他所撰《建康实录》是史家公认的一部比较可信的史书。该书卷八特列《许询传》，记载许询生平事迹最为详赡。许嵩虽未书明许询之生卒年，但在其自注中引了《许玄度集》（此书已佚）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兹抄录如下：

按，《许玄度集》：（支）遁字道林，常隐剡东山，不游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卒后，戴安道（按即戴逵）曾经其墓，叹道：『德音未远，而拱不己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尔。』

沙门支遁，与王羲之，许询过从甚密。《晋书》无传，考《世说·言语》（十七）及同书《伤逝》（十三）刘孝标注，知支遁卒于晋废帝太和元年（三六六年），终年五十三岁。

又近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三年）第七章《两晋之际之名僧与名士·支遁》说得更具体：支

通『以太和元年（三六八年，按应为三六六年）闰四月四日卒于剡之石城山，年五十三。』（或引《高僧传》、《支遁集》等书）

又，前引《世说》王敬仁、许询亡后，右军有议论更克，孔岩相诫事。考《晋书·孔岩传》（按《晋书·岩作严》，知孔岩卒于晋太和五年（三七一年）。

由以上支遁卒年和孔岩卒年，大致可以考知：（一）许询卒年，可断在太和元年（三六六年）闰四月四日之后、太和五年（三七一年）之前这段时间。至于许询大体活了多大年纪，还有些史料可资考订。在此因无直接关联，姑不论。（二）起码可以说，孔岩辞世（三七一年）以前，王羲之还活得好好的。这已比升平五年（三六一年）错后十来年了。而这一点，恰与《晋书·郗愔传》所云大体相符。

第三，《建康实录·谢安传》：

安太元初，进位尚书仆射，代王坦之总关中事……时强寇敌境，边书续至，安镇以和静，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理，人皆比之王导，而文雅过之。每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遑给。今四邻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晋书·谢安传》与此内容相仿，惟不书『太元初』。太元初，约当公元三七六年以后的数年间，史家对材料的剪裁取舍是很慎重的，把谢安与王羲之的一段精彩对话放在这里，恐怕是有原因的〔1〕。

至此，关于王羲之的卒年，虽尚不能作定论，但大体可以推知他或许就死在太元初年。《晋书·王羲之传》只说他活了五十九岁，而不书

生卒年代，这就带来许多的麻烦。他是否活了五十九岁，也值得讨论。清光绪间吴淦源《右军年谱》王羲之晋惠帝太安二年生孝武帝太元四年卒（三〇三至三七九）之说。吴说大抵是综取了张怀瓘说（三〇三至三六一）之上限，传羊欣《笔阵图》说（三二一至三七九）之下限，王羲之就不是终年五十九岁，而是七十六岁。近人姜亮夫撰《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亦从之。吴、姜二氏并皆有考证文字。这两份材料眼下我都没有看到。围绕王羲之生卒年代问题，因牵涉的人和事非常多而复杂，一时很难理得那么清楚。我曾设想，倘有人能撰写一篇《王羲之交游考》之类的文章，必将有大收获。目前，吴、姜二氏之说，似不大受人理睬，我则以为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

现在谈谈《真诰·注》。

《真诰》，是中国道藏要籍之一。梁陶弘景纂集并注。《旧唐书·经籍志》道家类、《新唐书·艺文志》神仙类、宋官修《崇文总目》道家类、《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神仙类、尤袤《遂初堂书目》道家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神仙类、郑樵《通志·艺文略》诸子类道家等均有著录。原本七卷，后人析第一、第二、第四各为上下，全为十卷。今本二十卷，凡七篇：运象篇第一（卷一至四）、甄命授第二（卷五至八）、协昌期第三（卷九至十）、稽神枢第四（卷十至十四）、阐幽微第五（卷十五至十）、握真辅第六（卷十七至十八）、翼真检第七（卷十九至二十）。所记皆神仙授受真诀之事，

及药物导引、按摩等道教修炼之术和名圣地等。明正统刊《道藏》收入（第六三七至六四〇册）。又近出《道藏要籍选刊》（胡道静等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四册）亦收入。近人陈国符撰《道藏源流考》一书（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在附录一中对《真诰》介绍考索颇详。陈氏谓：『晋葛洪《抱朴子》及此书实为治南北朝道教史之要籍。』所以，《真诰》并非王玉池先生所说是一部『冷僻的』、『鲜为人知的』道教书。

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一书，引《真诰》卷十六『阐幽微』注云：『逸少为会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告灵不复仕。至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见该书第六三二页。按引文与《真诰》原注文字略有出入，详见《道藏要籍选刊》第四册，六六一页）

王先生以为这是八十年代以来余嘉锡先生『首先重新发现』。其意不外是说，这段注文在余嘉锡先生以前没有人明确引用过。其实也并非如此。

首先明确征引陶弘景这段注文的，应推南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大庆，字荣甫，约生活于南宋孝宗、理宗年间（一一九五至一二六四）。《宋史》无传。大庆此书《宋史·艺文志》失录，其内容散见于明《永乐大典》各韵中。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始自《大典》中辑出，并厘为六卷成帙，同时以武英殿版印行，此后，又有《海山仙馆丛书》、《啸园丛书》、《清芬堂丛书》、《仿知不足斋丛书》等相继收入，而所据均为武英殿本。但武英殿本并非足本。清文廷式曾获读遭劫前之《大典》，从中辑出馆本《质疑》遗漏文字四则，收入其《纯常子枝语》一书中。

除此之外，今《大典》残本中，尚有数条漏收，其中之一即为包含有上述《真诰·阐幽微》注者（此条见《永乐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王羲之』条下。所据为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影印版第三册，二八〇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国伟先生校点之《瓮牖闲评·考古质疑》合订本，是迄今所见《质疑》收条最全的本子（文廷式辑录及漏收《大典》残本数条，皆列于该书『佚文』中）。

余嘉锡先生为近世著名学者，涉猎极广，号称淹通。余先生所撰《四库提要辩证》卷十五虽有《考古质疑》一则，但《大典》卷六八三〇中那段文字未见及之。《世说新语笺疏》所引，或直从《真诰》录出，也未可知。

四

回过头来我们再讨论一下王羲之生卒年代问题。

《晋书·王羲之传》，关于王羲之生卒年留下一个大悬案。《晋书》是唐代初年官修的一部正史。修《晋书》时，馆臣所见晋代史料是相当丰富的。据唐初官修的另一部史书《隋书·经籍志》可知，当时存世的有关晋代的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共二十六种，各朝起居注十七种，个人专集（包括《王羲之集》）一百五十六种，此外还有杂传、地书等许多种（这些书，唐以后大都散佚）。唐太宗李世民对大王倍加推崇，并亲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可见是何等的重视。然而，对这样一位被誉为『书圣』的大家，竟不能确定其生卒年代，实在既令人遗憾，又令人迷惑不解。



我们还可以再往上推。

梁代的刘孝标(四二六至五一二)和陶弘景(四五二至五三六)是同时代人。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繁博,考订精审,成为后世注书之圭臬(说见宗高似孙《纬略》)。《世说新语》多记晋人事。据统计,刘注所引经史杂著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注中于人物之生卒年多有涉及,但有关王羲之的遗闻轶事纵然不少,惟独生卒年是个空白。

由此,我们不妨作如下推测:东晋至唐初关于王羲之的生卒年问题,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诸家说法不一,史家难定取舍;二是失载,无从考稽。但从唐以后众说纷纭中透露的信息看来,似乎前一种情况可能性甚大。

照此推论,陶弘景《真浩·注》说,也不过是唐前诸说之一而已。《晋书》的编纂者,出于难以定夺而不采,是说得过去的。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大概也属于这种考虑。

再者,王玉池先生也认为,隋僧尚杲、唐张怀瓘、宋黄伯思三家之说一致,其源头大抵都可追溯到陶弘景说。那么,到目前为止,如果无其他来源的材料佐证,陶弘景说充其量仅仅是一孤证,它不足以作为确定王羲之生卒年的依据,应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此,『王羲之的生卒年代可以确定』云云,就未免结论过早。

王羲之生卒年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于对现有史料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地梳理与考索,也将有赖于新的地下材料的发现,——说句梦话,有朝一日,倘有王羲之墓志出土,那该多好!

注释:

〔一〕徐邦达著《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二〕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三〕《瀑布山展墓记》《书法》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沈定庵、张秀铤撰《谒王羲之墓》。

〔四〕此帖又见《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及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二十三。

〔五〕拙文撰就,又见已故著名学者逯钦立先生撰《兰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写的》(《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二五至四四六页),亦主『桓公』为桓冲。但他从张怀瓘《右军升平五年卒说》,故将桓冲『还台』系于该年(是年桓冲始任江州刺史,但曾还都与否,史无明载)。这一点与拙文有异。

〔六〕郗愔、郗昙兄弟皆为郗鉴之子。郗鉴女名濬,长于愔,为羲之妻,故郗愔称羲之为姊夫。

〔七〕谢安与右军共登冶城事,又见《世说新语·言语》(《世说新语笺疏》一二九至一三〇页)。学者对此或有异议,但似皆囿于羲之升平五年卒之说。谢安执政后,右军曾入都否尚待考索。

(本文系首届国际书学讨论会入选论文)

赵孟頫世系考（外二则）

【荣庆按】：一九九三年十月，在湖州举行赵孟頫书法国际研讨会，本人主持论文评选。此文入浙江省书协主编《赵孟頫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原稿有赵孟頫世系表，未刊。

宋代开国皇帝是赵匡胤（即宋太祖），其父名弘殷，是为宣祖。宣祖有子五人：长子光济，早亡；次匡胤；次光义；次廷美；次光赞，幼亡。后赵光义取代赵匡胤即位，是为宋太宗。这以后，北宋的几个皇帝，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直至高宗，皆是宋太宗之后。所以，宋代帝王及宗室世系，基本上分三大支：一是太祖赵匡胤一支；一是太宗赵光义一支；一是魏悼王赵廷美一支。

宋太祖赵匡胤有四个儿子：长子滕王德秀，次子燕王德昭，三子舒王德林，四子秦王德芳。德秀、德林无后。【一】

赵孟頫像



赵孟頫作为宋宗室，属于

宋太祖第四子秦王德芳这一支。

据《元史》卷一七一《赵

孟頫传》载：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

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安僖

秀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

圭。高宗无子，立子偁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为湖州人。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眚，仕宋，皆入大官。入国朝，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眚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

又据《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列传一》载：『安僖秀王子偁，秦康惠王（德芳）之后，高宗族兄也。康惠王生英国公惟宪，惟宪生新兴侯从郁，从郁生华阴侯世将，世将生东头供奉官（庆国公）令佺（按，佺《表》又作诜，是，令佺生子偁。』那么，子偁当为宋太祖六世孙。

宋高宗赵构为宋太宗六世孙，与子偁非出一支，但为同辈，故称族兄弟。高宗南渡，建都临安，是为南宋。高宗无后，立子偁之子伯琮为太子，便是后来的孝宗皇帝。孝宗即位后更名玮，复更名昀。【二】

赵孟頫的五世祖伯圭，是孝宗赵昀的同母兄。

伯圭（崇宪靖王）生有九子，赵孟頫的曾祖师垂（新兴恭襄王），是其第三子。师垂生三子，长子宋通议大夫希永（按《宋史》卷二二二《宗室世系表二》作希戴，或为一人）便是赵孟頫的祖父。

希永无后，赵孟頫的父亲与眚，也是过继的。据元杨载撰《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各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载：『祖考（按即赵希永）太常府君，早卒，无子。祖妣夫人郑氏，选同宗子为之后。魏公（按指赵与眚）本兰谿房，时侍兄殿撰与麀倅湖州。夫人一见，爱其凝重，曰：「是真吾子，况昭穆又相当乎！」遂以上闻，内降许之。』（《松雪斋文集》附）。

又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一，也有相仿的记载：